明史/卷26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五十 傅宗龍 汪喬年 楊文岳 孫傳庭 ◄

明史
卷二百六十三
列傳第一百五十一　宋一鶴 馮師孔 林日瑞 蔡懋德 衞景瑗 朱之馮 陳士奇 龍文光 劉佳引 劉之勃

►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賀逢聖 南居益 周士樸 呂維祺 王家禎 焦源溥 李夢辰 宋師襄 麻僖 王道純 田時震

○宋一鶴〈（沈壽崇蕭漢）〉馮師孔〈（黃綱等）〉林日瑞〈（郭天吉等）〉蔡懋德〈（趙建極等）〉衞景瑗〈（朱家仕等）〉朱之馮〈（朱敏泰等）〉陳士奇〈（陳繡等）〉龍文光〈（劉佳引）〉劉之勃〈（劉鎮藩）〉

宋一鶴，宛平人。為諸生，見天下大亂，即究心兵事。崇禎三年舉於鄉。授教諭，以薦遷丘縣知縣，復以薦加東昌同知，仍知縣事。

巡按御史禹好善以一鶴知兵，薦之。授兵部員外郎，尋擢天津兵備僉事，改飭汝南兵備，駐信陽。

時熊文燦總理南畿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湖廣、四川軍務，主撫議。一鶴降其盜魁黃三耀，又降其死賊順天王之黨劉喜才。一鶴先後剿劇賊，斬首七百有奇。從副將龍在田破賊固始，一鶴毒殺其賊千人。左良玉降其賊李萬慶，一鶴撫而定之數萬。文燦屢上其功，薦之，進副使，調鄖陽。

文燦誅，楊嗣昌代，以一鶴能，薦之，擢右僉都御史，代方孔炤巡撫湖廣。時湖廣賊為諸將所逼，多竄入四川。一鶴以雲南軍移鎮當陽，中官劉元斌以京軍移鎮荊門，相掎角。

左良玉等大破賊於瑪瑙山，一鶴敘功增俸。遣副將王允成、孫應元等大破賊汝才五大營於豐邑坪，斬首三千餘級。嗣昌署一鶴荊楚第一功。獻忠陷襄陽，與革裏眼、左金王等東萃黃州、汝寧間。一鶴移駐蘄州，焚舟，遏賊渡。賊移而北，一鶴又斷橫江，賊不敢渡。

嗣昌卒，丁啟睿代。啟睿破獻忠於麻城，會一鶴及鳳陽總督朱大典、安慶巡撫鄭二陽蹙賊左金王、老回回等於潛山、懷寧山中。一鶴又督參將王嘉謨等追破左金王、爭世王、治世王於燈草坪，斬首千八百級。十五年，遣部將陳治等合江北兵，破賊於桐城、舒城。

一鶴起鄉舉，不十年秉節鉞，廷臣不能無忮。御史衛周允上疏醜詆一鶴。一鶴屢建功，然亦往往蒙時詬。嗣昌父名鶴，一鶴投揭，自署其名曰「一鳥」，楚人傳笑之。一鶴亦連疏引疾，帝疑其偽，下所司嚴核。先以襄陽陷，奪職戴罪，至是許解官候代。

趨救汝寧，汝寧城已陷。十二月，襄陽、德安、荊州連告陷，一鶴趨承天護獻陵。陵軍柵木為城，賊積薪燒之，煙窖純德山。城穿，一鼓而登，犯獻陵，毀禋殿。守陵巡按御史李振聲、總兵官錢中選皆降，遂攻承天，歲除，明年正月二日，有以城下賊者。城陷，一鶴自經，故留守沈壽崇、鐘祥知縣蕭漢俱死，分巡副使張鳳翥走入山中。先是左良玉軍擾襄、樊，一鶴疏糾之。既，良玉自襄走承天，軍饑而掠，乞餉於一鶴，不許。良玉銜之。至是，一鶴謀留良玉兵，良玉走武昌，故及於難。

壽崇，宣城人，都督有容子。崇禎初武進士。忤巡按，被劾罷，未行而賊至，遂及於難。贈都督僉事，蔭子錦衣百戶。

漢，字雲濤，南豐人。崇禎十年進士。秩滿將行，賊薄城，即辭家廟，授帨於妾媵曰：「男忠女烈，努力自盡。」遂出登陴，拒守五晝夜。元旦，突圍出，趨獻陵。賊騎環之，漢大呼：「鐘祥令在，誰敢驚陵寢者！」賊挾之去，不殺，說降，不聽。明日，城陷，送漢吉祥寺，謹視之，求死不得。越三日，從僧榻得剃刀，藏之，取敝紙書楊繼盛絕命詞，紙盡，投筆起，復拾土塊畫「鐘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」十字於壁，即對壁自剄，血正濺字上，死矣。賊嘉其義，用錦衣斂而瘞之。賊退，其門人改斂之以時服，曰：「嗚呼，大白其無黷乎！吾師肯服賊服乎！」悉易之。詔贈漢大理寺丞。

振聲，米脂人。與自成同縣而同姓，自成呼之為兄，後復殺之。將發獻陵，大聲起山谷，若雷震虎嗥，懼，乃止。

馮師孔，字景魯，原武人。萬歷四十四年進士。授刑部主事，歷員外郎、郎中。恤刑陝西，釋疑獄百八十人。天啟初，出為真定知府，遷井陘兵備副使，憂歸。

崇禎二年，起臨鞏兵備，改固原，再以憂歸。服闋，起懷來兵備副使，移密雲。忤鎮守中官鄧希詔。希詔摭他事劾之，下吏，削籍歸。

十五年詔舉邊才，用薦起故官，監通州軍。勤王兵集都下，剽劫公行，割婦人首報功。師孔大怒，以其卒抵死。明年，舉天下賢能方面官，鄭三俊薦師孔。六月，擢右僉都御史，代蔡官治巡撫陝西，調兵食，趣總督孫傳庭出關。

當是之時，賊十三家七十二營降，師殆盡，惟李自成、張獻忠存。自成尤強，據襄陽。以河洛、荊襄四戰之地，關中其故鄉，士馬甲天下，據之可以霸，決策西向。憚潼關天險，將自淅川龍車寨間道入陝西。傳庭聞之，令師孔率四川、甘肅兵駐商、雒為掎角，而師孔趣戰。無何，我師敗績於南陽，賊遂乘勝破潼關，大隊長驅，勢如破竹。師孔整眾守西安，人或咎師孔趣師致敗也。賊至，守將王根子開門入之。十月十一日，城陷，師孔投井死。同死者，按察使黃絅，長安知縣吳從義，秦府長史章尚絅，指揮崔爾達。

炯，字季侯，光州人。天啟二年進士。崇禎中，以淮海兵備副使憂歸。流賊陷州城，絅方廬墓山中，子彝如死於賊，其妹亦被難。服除，起臨鞏兵備副使，調番兵，大破李自成潼關原。尋以右參政分守洮岷，擢陝西按察使。自成勸之降，叱曰：「潼關之役，汝，我戮余也，今日肯降汝耶？」妻王赴井，絅得間亦赴井，皆死。贈太常卿，謚忠烈。

尚絅，會稽人。聞城陷，投印井中，冠服趨王府端禮門雉經。贈按察司副使。

從義，山陰人。兒時夢一人拊其背曰：「歲寒松柏，其在斯乎。」崇禎十三年成進士，之官，兵荒，從義練丁壯三百人殺賊。賊破秦，從義曰：「嗟乎，豈非天哉！吾唯昔夢是踐矣。」遂投井死。贈按察司僉事。

爾達，不知何許人，亦投井死之。自是長安多義井。

賊遂執秦王存樞，處其宮署，置百官，稱王西安。坐王府中，日執士大夫拷掠，索金錢，分兵四出攻抄。有小吏邱從周者，長不及三尺，乘醉罵自成曰：「若一小民無賴，妄踞

王府，將僭偽號，而所為暴虐若此，何能久！」賊怒，斫殺之。而布政使平湖陸之祺及裏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、提學僉事真寧鞏焴皆降賊，得寵用。

先是，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：「天下諸藩，孰與秦、晉？秦晉山險，用武國也。請諭二王，以剿賊保秦責秦王，以遏賊不入責晉王。王能殺賊，假王以大將軍權；不能殺賊，悉輸王所有餉軍，與其資盜。賊平，益封王各一子如親王，亦足以明報矣。二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？賢王忠而熟於計，必知所處矣。」書上，不報。至是，賊果破秦，悉為賊有焉。

林日瑞，字浴元，詔安人。萬歷四十四年進士。崇禎初，以江西右參政憂歸。服闋，起故官，分守湖廣。屬縣鉛山界閩，妖人聚山中謀不軌，圍鉛山。日瑞擊敗之，搗其巢。屢遷陝西左、右布政使。

十五年夏，遷右僉都御史，代呂大器巡撫甘肅。明年十一月，李自成屠慶陽。其別將賀錦犯蘭州，蘭州人開城迎賊。賊遂渡河。涼州、莊浪二衛降，即進逼甘州。日瑞聞賊急，結西羌，嚴兵以待，而自率副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。十二月，賊踏冰過，直抵甘州城下。日瑞入城，戰且守。大雪深丈許，樹盡介，角幹折，手足皸瘃，守者鹹怨。賊乘夜坎雪而登，城陷，執日瑞。誘以官，不從，磔於市。

初，日瑞撫甘肅，廷議以其不任也，遣楊汝經代之。未至，日瑞遂及於難。

天吉及總兵官馬爌，撫標中軍哈維新、姚世儒，監紀同知藍臺，裏居總兵官羅俊傑、趙宦，並死之。賊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。三邊既陷，列城望風降，惟西寧衛固守不下。賊無後顧，乃長驅而東。福王時，贈日瑞兵部尚書，臺太僕寺少卿，皆賜祭葬。

蔡懋德，字維立，昆山人。少慕王守仁為人，著《管見》，宗良知之說。舉萬歷四十七年進士，授杭州推官。天啟間，行取入都。同鄉顧秉謙柄國，懋德不與通，秉謙怒，以故不得顯擢。授禮部儀制主事，進祠祭員外郎。尚書率諸司往謁魏忠賢祠，懋德托疾不赴。

崇禎初，出為江西提學副使，好以守仁《拔本塞源論》教諸生，大抵釋氏之緒論。遷浙江右參政，分守嘉興、湖州。劇盜屠阿醜有眾千餘，出沒太湖。懋德曰：「此可計擒也。」悉召瀕湖豪家，把其罪，簡壯士與同發，遂擒阿醜。皆曰：「懋德知兵。」內艱，服

除，起井陘兵備。旱，懋德禱，即雨。他鄉爭迎以禱，又輒雨。調寧遠，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，數敘賚。會災異求言，懋德上《省過》、《治平》二疏，規切君相，一時鹹笑為迂。

懋德好釋氏，律身如苦行頭陀。楊嗣昌謂其清修弱質，不宜處邊地，改濟南道。濟南新殘破，大吏多缺人，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。遷山東按察使、河南右布政使。田荒谷貴，民苦催科，賊復以先服不輸租相煽誘。懋德亟檄州縣停征，上疏自劾，詔鐫七級視事。十四年冬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西。召對，賜酒饌、銀幣。明年春，抵任，討平大盜王冕。十月，統兵入衛京師，詔扼守龍泉、固關二關。李自成已陷河南，懋德禦之河上。

十六年冬，自成破潼關，據西安，盡有三秦。十二月，懋德師次平陽，遣副將陳尚智扼守河津。山西、京師右背、蒲州北抵保德，悉鄰賊，依黃河為險。然窮冬冰合，賊騎得長驅。懋德連章告急，請禁旅及保定、宣府、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。中朝益積憂山西，言防河者甚眾，然無兵可援。懋德以疲卒三千，當百萬狂寇。時太原洶洶，晉王手教趣懋德還省。十八日，懋德去平陽。二十日，賊抵河津，自船窩東渡，尚智走還平陽。二十二日，賊攻平陽，拔之。尚智奔入泥源山中。二十八日，懋德還太原。

明年正月，自成稱王於西安。賊既渡河，轉掠河東，列城皆陷。於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曰：「晉河二千里，平陽居其半。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，遽爾平陽返旆，賊即於明日報渡矣。隨行馬步千人，即時倍道西向，召集陳尚智叛卒，移檄各路防兵援剿，乃不發一兵。歲終至省，臣言宜提一旅，星馳而前，張疑聲討，尚冀桑榆之收，無如不聽何。賊日遣偽官，匝月，余郡皆失，是誰之過歟！」有詔奪官候勘，以郭景昌代之。

二十三日，尚智叛降於賊。於是懋德誓師於太原，布政使趙建極，監司毛文炳、藺剛中、畢拱辰，太原知府孫康周，署陽曲縣事長史範誌泰等官吏軍民鹹在。懋德哭，眾皆哭。罷官命適至，或請出城候代。懋德不可，曰：「吾已辦一死矣，景昌即至，吾亦與俱死。」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。剛中慮其內應，移之南關之外。遣部將張雄分守新南門，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入參謀議。懋德等登城。

二月五日，賊至城下。遣部將牛勇、朱孔訓、王永魁出戰，死之。明日，自成具鹵簿，督眾攻城，陽和兵叛降賊。又明日，晝晦，懋德草遺表。須臾大風起，拔木揚砂。調張雄守大南門，雄已縋城出降，語其黨曰：「城東南角樓，火器火藥皆在，我下即焚樓。」夜中火起，風轉烈，守者皆散。賊登城，懋德北面再拜，出遺表付友人賈士璋間道達京

師，語人曰：「吾學道有年，已勘了死生，今日吾致命時也。」即自剄，麾下持之。時盛請下城巷戰，顧懋德曰：「上馬。」懋德上馬，時盛持矛突殺賊數十人。至炭市口，賊騎充斥，時盛呼曰：「出西門。」懋德遽下馬曰：「我當死封疆，諸君自去。」眾復擁懋德上馬，至水西門。懋德叱曰：「諸君欲陷我不忠耶！」復下馬，據地坐。時盛已出城，殺妻子，還顧不見，復斫門入，語懋德曰：「請與公俱死。」遂偕至三立祠。懋德就縊未絕，時盛釋甲加其肩，乃絕。時盛取弓弦自經。建極危坐公堂，賊擁之見自成，不屈，將斬之。下階呼萬歲者再，曰：「臣失守封疆，死有餘罪。」自成以為呼己也，曳還。建極瞋目曰：「我呼大明皇帝，寧呼賊耶！」立射殺之。時自成執晉王，據王宮雲。

文炳被殺，妻趙、妾李亦投井死，子兆夢甫數歲，賊掠去。士民以其忠臣子也，贖而歸之。欲降剛中，不從，殺之。首即墮，復躍起丈余，賊皆辟易。賊適得新刀，拱辰睨之。問：「何睨！」曰：「欲得此斫頭耳。」遂取斬之。康周巷戰死，誌泰不食死。自懋德而下，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，賊皆屍之城上。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，驗其屍，以刃斷頸而去。福王時，以懋德不守河為失策，乃謚忠襄，賜祭葬而不予贈蔭，余賜恤有差。間考四十六人，行事多缺，姓名不傳，莫得而次雲。

建極，河南永寧人。賊掠永寧時，建極五子皆死，後生三子又夭，至是趙氏一門竟絕。

文炳，字夢石，鄭州人。以吏科給事中出為山西兵備副使。為給事時，楊嗣昌督師，議調民兵討賊。文炳言：「民兵可守不可調，不若官軍乘馬便殺賊。」又言：「當大計，主計者喜奔競，抑廉靜，宜令官得互糾不公者。」帝皆納其言。

剛中，字坦生，陵縣人。為南京給事中，奏保護留都六事，又陳漕事救弊之要。山東饑，疏言：「民死而丁存，田荒而賦在，安得不為盜！宜清戶口並裹甲。」皆切時病。遷山西副使。

拱辰，字星伯，掖縣人。知朝邑、鹽城二縣，數遷數貶。歷淮徐兵備僉事，督漕侍郎史可法謂其不任，移之冀寧。

建極、文炳、剛中、拱辰由進士。康周，字晉侯，安丘人，由鄉舉。時盛，遼陽諸生。為懋德所知，拔隸幕下，至都督僉事。誌泰，虞城人。余莫考。

太原既破，賊移檄遠近，所至郡縣望風結寨以拒官兵。而其仗義死難，陷胸斷脰而甘心者，則有若安邑知縣房之屏，宛平人，起家鄉舉。城陷，北向拜天子，入署拜其母，命妻子各自盡，遂投井，賊曳出斬之。忻州知州楊家龍，字惕若，曲陽人。為寧鄉知縣，凡七年，流亡復其業。遷忻，賊即至，曰：「此城必不守，我出，爾民可全也。」出城罵賊而死。州人祠祀之。代州參將閻夢夔，鹿邑人，汾州知州侯君昭，皆城亡與亡。汾陽知縣劉必達袖出罵賊文，賊誦而殺之。其義勇範奇芳，刺殺一偽都尉而自剄。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，字有懷，由太原知府遷。自成既陷太原，遣使說降，孕懋斬之，與總兵官周遇吉共守，城陷自殺，妻楊投井殉之。孕懋，霸州人，進士。遇吉自有傳。寧武失，賊破三關，犯大同。

衛景瑗，字仲玉，韓城人。天啟五年進士，授河南推官。

崇禎四年征授御史，劾首輔周延儒納賄行私數事，復劾吏部侍郎曾楚卿儉邪。帝不納。出按真定諸府。父喪，不俟命竟歸。服闋，起故官。疏救給事中傅朝佑、李汝璨以論溫體仁下吏，故帝不懌，左遷行人司正。歷尚寶、大理丞，進少卿。十五年春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大同。歲饑疫，疏乞振濟。搜軍實，練火器，戢豪宗，聲績甚著。

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將犯山西，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官姜襄扼之河上，襄潛使納款而還。景瑗不知其變也，及山西陷，景瑗邀襄歃血守。襄出告人曰：「衛巡撫，秦人也，將應賊矣。」代王疑之，不見景瑗，永慶王射殺景瑗仆。會景瑗有足疾，不時出，兵事，襄主之。襄兄瑄，故昌平總兵也，勸襄降賊。襄慮其下不從，人犒之銀，言勵守城將士，代王信之。諸郡王分門守，襄每門遣卒二百人助守。

至三月朔，賊抵城下。襄即射殺永慶王，開門迎賊入。紿景瑗計事，景瑗乘馬出，始知其變也，自墜馬下。賊執之見自成，自成欲官之。景瑗據地坐，大呼皇帝而哭，賊義之，曰「忠臣也」，不殺。景瑗猝起，以頭觸階石，血淋漓。賊引出，顧見襄，罵曰：「反賊，與我盟而叛，神其赦汝耶！」賊使景瑗母勸之降。景瑗曰：「母年八十餘矣，當自為計。兒，國大臣，不可以不死。」母出，景瑗謂人曰：「我不罵賊者，以全母也。」初六日自縊於僧寺。賊嘆曰：「忠臣！」移其妻子空舍，戒毋犯。殺代王傳　齊及其宗室殆盡。

分巡副使朱家仕，盡驅妻妾子女入井，而己從之，死者十有六人。督儲郎中徐有聲、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。諸生李若蔡自題其壁曰：「一門完節」，一家九人自經。家仕，河

州人。

福王時，贈景瑗兵部尚書，謚忠毅。賊既陷大同，以兵徇陽和，長驅向宣府。

朱之馮，字樂三，大興人。天啟五年進士。授戶部主事，榷稅河西務。課贏，貯公帑無所私。以外艱去。

崇禎二年起故官，進員外郎。坐罣誤，謫浙江布政司理問。稍遷行人司副，歷刑部郎中，浙江驛傳僉事，青州參議。盜劫沂水民，株連甚眾。之馮捕得真盜，大獄盡解。擒治樂安土豪李中行，權貴為請，不聽。進副使，賫表入都，寄家屬濟南。濟南破，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，而自沈於井。姑李聞之，為絕粒而死。柩還，之馮廬墓側三年。起河東副使。河東大猾朱全宇潛通秦賊，之馮至則執殺之，部內以寧。之馮自妻死不再娶，亦不置妾媵，一室蕭然。

十六年正月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宣府。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克餉激變，群縛碩抱。之馮出撫諭，貸商民貲給散，而密捕誅首惡七人，劾碩抱下吏。軍情帖然。

明年三月，李自成陷大同。之馮集將吏於城樓，設高皇帝位，歃血誓死守，懸賞格勵將士。而人心已散，監視中官杜勛且與總兵王承允爭先納款矣，見之馮叩頭，請以城下賊。之馮大罵曰：「勛，爾帝所倚信，特遣爾，以封疆屬爾，爾至即通賊，何面目見帝！」勛不答，笑而去。俄賊且至，勛蟒袍鳴騶，郊迎三十里之外，將士皆散。之馮登城太息，見大炮，語左右：「為我發之！」默無應者。自起爇火，則炮孔丁塞，或從後掣其肘。之馮撫膺嘆曰：「不意人心至此！」仰天大哭。賊至城下，承允開門入之，訛言賊不殺人，且免徭賦，則舉城嘩然皆喜，結彩焚香以迎。左右欲擁之馮出走，之馮叱之，乃南向叩頭，草遺表，勸帝收人心，厲士節，自縊而死。賊棄屍濠中，濠旁犬日食人屍，獨之馮無損也。

同日死者，督糧通判朱敏泰、諸生姚時中、副將寧龍及繫獄總兵官董用文、副將劉九卿及裏居知縣申以孝，其他婦女死義者又十餘人。福王時，贈之馮兵部尚書，謚忠壯。

勛既降賊，從攻京師，射書於城中。城中初聞勛死宣府，帝為予贈蔭立祠，至是以為鬼。守城監王承恩倚女墻而與語，縋勛入見帝，盛稱自成，「上可自為計」。復縋之出，笑語諸守監曰：「吾輩富貴自在也。」

陳士奇，字平人，漳浦人也。好學，有文名，不知兵。舉天啟五年進士，授中書舍人。崇禎四年考選，授禮部主事，擢廣西提學僉事。父憂歸。服闋，起重慶兵備，尋改貴州，復督學政。母憂閱，起贛州兵備參議，進副使，督四川學政。廷臣交章薦士奇知兵。

十五年秋，擢右僉都御史，代廖大奇巡撫四川。松潘兵變，眾數萬，士奇諭以禍福，鹹就撫。搖、黃賊十三家，縱橫川東北十餘年，殺掠軍民無算；執少壯，文其面為軍，至數十萬。士奇檄副使陳其赤、葛征奇，參將趙榮貴等進討，屢告捷。而賊狡，迄不能制。士奇本文人，再督學政，好與諸生談兵，朝士以士奇知兵。及秉節鉞，反以文墨為事，軍政廢弛。石砫女將秦良玉嘗圖全蜀形勢，請益兵分守十三隘，扼賊奔突。置不問，蜀以是擾。

明年十二月，朝議以其不任，命龍文光代之。士奇方候代，而陽平將趙光遠擁兵二萬，護瑞王常浩自漢中來奔，士民避難者又數萬，至保寧，蜀人震駭。士奇馳責光遠曰：「若退守陽平關，為吾捍衛，不惜二萬金犒軍。如頓此，需厚餉，吾頭可斷，餉不可得也。」光遠退屯陽平，王以三千騎奔重慶。明年四月，文光受代，士奇將行，京師告變。士奇自以知兵也，曰：「必報國仇。」遂留駐重慶，遣水師參將曾英擊賊於忠州，焚其舟；遣趙榮貴禦賊於梁山。獻忠由葫蘆壩左步右騎，翼舟而上，二將敗奔，遂奪佛圖關，陷涪州。士奇征石砫援兵不至。或勸：「公已謝事，宜去。」士奇不可。賊抵城下，擊以滾炮，賊死無數。二十日夜，黑雲四布，賊穴地轟城。城陷，王、士奇及副使陳纁、知府王行儉、知縣王錫俱被執。士奇大罵，賊縛於教場，將殺之，忽雷雨晦冥，咫尺不見。獻忠仰而詬曰：「我殺人，何與天事！」用大炮向天叢擊。俄晴霽，遂肆僇。士奇罵不絕口而死，王亦遇害，賊集軍民三萬七千餘人，斫其臂。遂犯成都。

纁，本關南兵備副使，護瑞王入蜀，及於難。行儉，字質行，宜興人。崇禎十年進士，守重慶，善撫馭，為賊臠死。錫，新建人，崇禎十三年進士，除巴縣知縣。嘗從士奇殲土寇彭長庚之黨，又斬搖、黃賊魁馬超。至是，賊蒙巨板穴城，錫灌以熱油，多死。及被執，大罵，抉其齒，罵不已。捶膝使跪，益仡立。舁至教場，縛樹上射之，又臠而烙之。既死，復毀其骨。

指揮顧景聞城陷，入瑞王府，以己所乘馬乘王，鞭而走，遇賊呼曰：「賊寧殺我，無犯帝子。」賊刺殺王，景遂死之。

龍文光，馬平人，天啟二年進士。崇禎十七年，以川北參政擢右僉都御史，代陳士奇巡撫四川。聞命，與總兵官劉佳引率兵三千，由順慶馳赴之。部署未定，數日而城陷。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，將戮之，忽有龍尾下垂，賊以為瑞，遂停刑。文光、佳引卒不屈，賊殺文光於濯錦橋，佳引自投於浣花溪。

劉之勃，字安侯，鳳翔人。崇禎七年進士。授行人，擢御史。上節財六議，言：「先朝馬萬計，草場止五六所，今馬漸少，場反增二倍，可節省者一。水衡工役費，歲幾百萬，近奉明旨，朝廷不事興作，而節慎庫額數襲為常，可節省者二。諸鎮兵馬時敗潰而餉額不減，虛伍必多，可節省者三。光祿宴享賜賚，大抵從簡，而監局廚役多冗濫，可節省者四。三吳織造，澤、潞機杼，以及香蠟、藥材、陶器，無歲不貢，積之內為廢物，輸之下皆金錢，可節省者五。軍前監紀、監軍、贊畫之官，不可勝紀，平時則以一人而縻千百人之餉，臨敵又以千百人而衛一人之身，耗食兼耗兵，可節省者六。」又疏陳東廠三弊，言：「東廠司緝訪，而內五城，外巡按，以及刑部、大理皆不能舉其職，此不便於官守。奸民千里首告，假捏姓名，一紙株連，萬金立罄，此不便於民生。子弟訐父兄，奴仆訐家主，部民訐官長，東廠皆樂聞，此不便於國體。」帝皆納其言。

十五年出按四川。十六年秋，類報災異，請緩賦省刑，亦弭災一術，時不能用。明年正月，張獻忠大破川中郡邑。四月，聞都城失守，人心益恟懼。舉人楊鏘、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，之勃不可，躍入池中，議乃寢。八月，賊逼成都，之勃與巡撫龍文光、建昌兵備副使劉士鬥等分陴拒守，總兵官劉鎮藩出戰而敗。賊穴城，實以火藥；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，纏以帛，貯藥，向城樓。之勃厲眾奮擊，賊卻二三里，皆喜，以為將去也。初九日黎明，火發，北樓陷，木石飛蔽天，守陴者皆散，賊遂入城。蜀王率妃妾自沈於菊井。鎮藩突圍出，赴浣花溪死之。之勃等被執，賊以之勃同鄉，欲用之，之勃勸以不殺百姓，輔立蜀世子。不從，遂大罵，賊攢箭射殺之。時福王立於南京，擢之勃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四川，已不及聞矣。

贊曰：潼關既破，李自成乘勝遂有三秦，渡河而東，勢若燎原。宣、大繼覆，明亡遂決。一時封疆諸臣後先爭死，可不謂烈哉！然平陽之旆甫東，船窩之警旋告。死非難，所以處死為難，君子不能無憾於懋德焉已。若夫一鶴之死顯陵，士奇之死夔州，劉之勃、龍文光之死成都，不亦得死所者歟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